

H U I J I N

灰烬

〔波兰〕斯·热罗姆斯基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波兰」斯·热罗姆斯基著

灰烬

华俊豪
高蕴琦
范立祥译



988728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灰烬/(波兰)热罗姆斯基著;华俊豪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 11
ISBN 7-5327-2332-1

I. 灰... II. ①热... ②华... III. 长篇小说—波兰—近代 IV. I513.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2159 号

С. Жеромский
ПЕПЕЛ

本书根据 Избранные сочинения в 4-х томах,
Т.3,4,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8 年版译出

灰 烬

〔波兰〕斯·热罗姆斯基 著
华俊豪 高蕴琦 范立祥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一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5.375 插页 5 字数 671,000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 册
ISBN 7-5327-2332-1/I·1364
定价: 32.00 元

目 录

第 一 部

一	在山中	3
二	谢肉节游乐	37
三	诗学	59
四	失宠	79
五	冬夜	85
六	梦幻	106
七	春天	111
八	孤独	133
九	格鲁德诺的树林	154
十	内侍大臣	158
十一	判决的执行	172
十二	金色的教堂	181
十三	士兵的职责	199
十四	勇敢的	213
十五	“布采发尔赋有足够的理性吗?”	231
十六	僻静的角落	236
十七	曼图亚	244

第 二 部

十八	在普鲁士的华沙	267
十九	诺斯替派	296
二十	新弟子	310

二十一	陌生妇女人会	320
二十二	乱了方寸	326
二十三	在那里	329
二十四	群山、谷地	334
二十五	石窗	343
二十六	魔鬼政权	346
二十七	“力量”	356
二十八	最高主教	366
二十九	低地	375
三十	归来	389
三十一	古怪人	398
三十二	翠鸟	410
三十三	在早晨	414
三十四	远方的战争	418
三十五	饯别酒	449
三十六	绞架	456
三十七	亚兹	461
三十八	夜与晨	477
三十九	在途中	500
四十	新年	519
四十一	向大海前进	522

第 三 部

四十二	皇帝的道路	541
四十三	在群山背后	567
四十四	无比英勇	579
四十五	遭遇战	624
四十六	幻影	632
四十七	瓦利杰品亚斯村	641
四十八	在拉夫卡河畔	649

四十九	在华沙	700
五十	建议	708
五十一	玺壕	718
五十二	在旧式庄园里	736
五十三	桑多米尔	746
五十四	拐角上的房间	761
五十五	在秃林下	767
五十六	在一座座废墟上	775
五十七	岗位	784
五十八	退伍	794
五十九	宅邸	797
六十	皇帝的话	805

第一部

一 在 山 中

两条猎犬追进了森林。

犬吠声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寂静的森林中。遥远的回声有时好像还在林中某处久久地回荡，时而仿佛在萨姆索诺夫森林的方向、在克列诺瓦山、布柯瓦山、斯特拉甫恰纳山那边，时而又突然仿佛就在叶列涅夫斯克山上……一直到阵风渐渐止息，像乌云消散以后现出晴朗的天空那样，重又笼罩着一片无比深沉的寂静，于是，什么声音也都听不见了。

四周矗立着一棵棵树梢平平的冷杉树，宛如一座座山墙上未曾绘上图案的哥特式塔楼。它们的瓦灰色树干在黑暗中闪闪发亮。陈年的苔藓悬挂在粗大的枝杈上。巨大的冷杉树把树根扎进石缝中间的石质土壤深处，伸出无数爪子似的支根抓住每一块泥土，吸吮着每一滴水分，它们雄伟的树梢已在笼罩雷西采山的雾障中摇曳了几百个年头。有一处孤零零地长着一棵古老的冷杉树，层层枝桠已经干枯，像被斧子砍的梯级一样撅着。一片空地上，只有这棵缀满向上翘起的球果的粉绿色冷杉树，活像一个鸛巢在晃动着树梢。云杉树枝在厚厚积雪的重压下弯向地面，看上去像是从各个地方伸出来的一只只镶着珠母的白色毛爪子，躲藏着守候什么人。枝梢上长出不少新的针叶丛，像探出的爪子，一片新绿闪闪发亮，生意盎然。一团团松软的雪花，由于自身的重量经不住阵阵微风吹拂，不时地掉下去，像雨点洒在湖水深处，飘落在白雪皑皑的地面上。一些勉强能觉察到的雪尘从树顶上洒落下来，它们是那样轻，在降落到地面以前，先在空中飘悠了好一阵子，晶莹闪亮。

临近中午时分，天气稍暖，一部分积雪开始融化。浅蓝色的天空中飘浮着朵朵白云，太阳光透过云层射向地面。在云杉树最高层的

树枝上，冰雪已经融化，大滴大滴的水珠在墨绿色的针叶丛中像巨型金刚石一样闪闪发光。到处有长长的冰锥从木质化了的苔藓和裂开的树皮上垂挂下来，投下一道道寒光。在阴暗的树荫下，依然晨寒料峭。有几棵树干红褐色但树冠还是黄色的小云杉树，在积雪的重压下，将高高的树梢弯到地面，树枝冻结在地上，已经抬不起来了。有几处地方，被凛冽的斯温托克什风连根刮起的树木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在雪被之下形成一个个可怕的张开大口的洞穴。

拉法尔背靠着一棵粗壮的水青冈树干，一动不动地站着倾听。

在他面前和头顶上空，坚实的被冰冻的树枝纵横交叉地纠缠在一起，颜色很像鲑鱼鳞。钢条般的有弹性的细树枝纹丝不动，而长着像人身上鼓起的肌肉一样的枝杈和弯曲的整个巨大的树干，看上去像是严寒的精灵。高大的水青冈树孤零零地矗立着，是那样坚定、冷漠，仿佛它不是一棵树，而是雷西采山上的皇帝！任凭风吹雨打，它的枝条并不摆动，树干也不弯曲。它的树冠向四面伸得很远，并且高耸于森林的上空，昂首傲视伸向北方和南方的宽阔的谷地，四周的山岭尽在眼中。但见田野、村庄……到处都是空荡荡的。远处，在连绵起伏的群山的最后一座山峰斯托罗日瓦山的后面，有一片宽阔的耕地一直伸展到克拉依纳，直抵石头山麓。古老的水青冈树还记得自己的青春时代，那时，在维尔柯夫、采柯特、勃日齐诺克谷地和山上，有一片处女林一直延伸到凯尔采。处女林中有一块槲树林已被斧子砍光。在农民开垦的两大块处女地中间，是永远有水渗出的沼泽地，上面原先那片无法通行的森林已经枯死。那里，在枝繁叶茂的云杉林世代代生息的地方，现在狂风呼啸，杂草丛生。无数耕地伸进密林深处，像地衣一般蔓延开去，宛如森林穿着的雨衣的无数皱褶，年复一年地朝上面布满漂石的普沙尔诸峰和拉多斯托夫山上伸展……群山脚下，滋润树木的湖泊正在干涸，渐渐露出水底的红土地，石子也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只有一棵瓊珞柏遮盖着大地的伤口和它裸露的身躯。熊的毛茸茸的身体越来越少地在古老的水青冈树干上揉搓，长着枝杈角的鹿也越来越少地到它的树荫下打盹，就是狼也不常到这里守候小梅花鹿了。树顶上空听不见鹰翅扑击的响声，连鸽子

也只是偶尔飞来这里，怀着愤怒和恐惧的心情，鸟瞰被毁坏的自己的栖身之所。

拉法尔不顾狩猎的严格规定离开了自己的位置，悄悄地登上山顶。他在那里站了片刻，兀自不安地望着林中旷地。据民间传说，半夜里常常有巫婆、吸血巫师和女妖飞到林中旷地来领着过路人打圈子，使他们迷路。随后，魔鬼就出现了。大块大块石英岩的光滑平面仿佛就是严寒的精灵，在阳光下闪烁着星星点点的寒光。冰封的树枝从雪被下钻出来，就像是用水晶制成的武器。古老的冷杉林的阴影掩没了半壁悬崖。

青年猎人回到自己的位置以后，开始谛听。当他警觉地竖起耳朵凝神倾听的时候，他觉得森林似乎也在和他一起倾听。林中依然十分宁静，万籁俱寂。

忽然，从林边吹来一阵微风，传来了雷西采山上的密林从酣睡中醒来的沙沙声，传来了它那深沉的、拖长的、忍了好久才发出的叹息声。这无词的歌声飞进密林，一棵棵树都弯下树梢，仿佛在点头致意。这种在空地极难发出的声音，像倾诉永恒爱情的低泣，像无望的呻吟，从森林的深处飞来，一阵、两阵、三阵，轻轻地回荡，然后在深渊中消逝。这富于魅力的、在树丛中回荡的歌声，仿佛是在提醒人们什么事情，召唤人们到一个什么地方去……这歌声在绿色针叶头盔中间，在明净的天空，高高地飘荡。密林为它打开了自己神秘的胸怀。密林，是亲爱的母亲；密林，是祖先的灵魂；密林，是相亲相爱的姐妹，它把歌声藏到自己的心底。那凄凉的沙沙声像叹息一样停止了……它停在了什么地方呢？

它是不是停息在悬崖峭壁的长满褐色苔藓的一堆堆碎石上了，当海浪泛着白色泡沫退去的时候？它是不是停息在老朽不堪但是密匝匝地连成一片的橡树林中？这些橡树像卫兵一样守卫着神圣的神庙的断壁残垣。传说古时候天时女神曾在这里享受祭祀……它是不是停息在列利^①神的冷漠的前额和强壮的胸膛上了？列利

① 列利——古代斯拉夫民族婚姻与爱情之神。

神正披着经年累月的苔藓睡在山谷某处，而且还将在那个无人知晓的地方长眠。它是不是停息在永恒之鹿的脚印上了？永恒之鹿用双角擎着上帝的十字架树在森林中徘徊，而它一百年中只在人间出现一次。

森林之歌从远处传到拉法尔耳畔，他觉得，这歌声仿佛像穿透森林一样透进了他的全身。这时，他完全忘记了他身处何地，他发生了什么事。从心底泛起一种模糊的隐隐不可捉摸的回忆，苦苦地萦绕着他，使他无法忘却。

他仿佛不是在雷西采山顶的林中空地上，而是远离此地，在他童年的花园里。现实世界在他眼前如同冰壳和寒霜一样融化了……在一座古老庄园的后面，有一座荒芜的花园。园里，枝繁叶茂的苹果树，由于以前曾嫁接过，树干有些地方长得很细，活像一只只瓶子。还有一绺绺、一束束的玫瑰花……每一条小径两旁，长满醋栗树和密匝匝的茶藨树丛。在长得很高的露水晶莹的杂草上空，雪白的小樱桃树林像少女似的亭亭玉立。看上去，这像是从天际飘来的春天早晨的浮云，无可奈何地被夹在高大的杨树和陈旧的篱笆中间。蜜蜂、胡蜂和苍蝇嗡嗡鸣叫，整个花园喧闹嘈杂，而心里却不知为什么充满了虔诚的恐惧。哦！呆在故乡这个绿树成荫的花园里是多么好，多么快乐啊！果园后面有一片无法通行的柳树和金雀花灌木林。在散发着腐败气味的水中有一座座小岛，岛上矗立着不少树干虽已腐烂，但新枝茂密繁荣的柳树和根部火红而凄凉忧郁的赤杨树，仿佛一个个伫立着的稻草人，水中青蛙呱呱鸣叫，水面因为长满睡莲和丝藻而闪闪发亮。百鸟啼啭，树叶沙沙，虫声唧唧，隐隐地传来低声絮语、啾啾和簌簌声，微微听得见一阵阵不知是叹息还是低吟，令人毛骨悚然。一个胖墩墩的快乐、活泼、又爱叨叨的小男孩，嘴里唱着歌，在花园的小径上奔跑。他父亲手里拿着上好子弹的猎枪，小孩在他脚旁蹦蹦跳跳，一心只想保住自己的脚不让露水打湿。突然，他发现一只瓢虫在潮湿的叶子上爬，而在叶面上又停着一只蜗牛，它映在晶莹的露水里更显得黑魆魆的。阳光照在今天早晨才开放的郁金香鲜红的花萼上……四周一片宁静……花园深处又传来黄鹂的啼啭，像春天，

像童心一样欢乐、甜蜜。蓦地，轰然一声响，像是雷声在林中滚动，听了使人胆战心惊，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一只金色的黄鹂，抖动双翅从花园角落的一棵榆树顶上摔落地面，鲜血染红了潮湿的青草。啊，他至今仿佛还看见它那张开的鸟喙和一双锐利可怕的眼睛！仿佛现在又听见它那嘶哑的低鸣，当他伸手想捉住它的一刹那，它正是这样叫的。他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恐惧！这是一种突然袭来的透骨的恐惧，是一种欢乐、复仇、享受和难以言表的孩子的痛感。鸟儿挣扎着，乱蹦乱跳。它试图站起来……一次又一次张开逐渐模糊的眼睛呆呆地望着。一层云雾遮没了它的视线，盖住了它的眼睛……

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他是真的见到了鸟儿这对可怕的眼睛，抑或只是他的幻觉，但不管怎样，这对眼睛是那样深深地刻在他的记忆里了，就像在幼小的心灵的伤口里钉上了钉子一样。

万籁俱寂。幽静中，另一些景象犹如天空的云彩，接连浮现在面前。

黑糊糊阴沉沉的森林展现在月光之下。这片黑魑魍的林子完全陷在雪堆里。铃声叮叮，在丛林中回响，仿佛在向人们发出勇敢战斗的号令。月亮在寒空中辉耀。他不由得盯着月亮凝望，胸中发出一阵莫名其妙的低语，先是只言片语，最后终于冒出了几句话……这种冷酷的月光像林中的歌声一样，召唤着他，引诱他飞向高空，倾听甜蜜的和声，倾听美妙的音响……父亲喜欢沿着幽僻的路径穿过森林。这些密林中经常有狼群出没。凡是乘车进入这阴森森的密林的行人，都得往双筒枪的火药池里放上一点火药，并从腰里拔出两支手枪。他现在仿佛听见母亲喃喃的祈祷声。他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仿佛挨了一盆冰水似的，浑身毛发全都竖了起来。行人越是深入密林，铃声就越响，听上去简直像钟声一样响亮。一驾四套马车在路上飞驰，给雪地留下第一道车辙。马蹄起处，雪尘飞溅，仿佛喷撒面粉似的。雪橇底下不时响起碰撞声。森林里充满不可捉摸的声音……整个松树林被铃声震荡得嗡嗡直响。骤然间，犹如墙壁一般的云杉树林在一个地方让出一条道来：从狭窄的林间草地望去，可以看见一座山，而在山上却是一片瓦砾。月光映照着铺在断墙残垣和落下的

窗框上的冰雪。

这是一座古老教堂的废墟。

这种莫名其妙的出乎意料的愁绪是从什么地方突然涌来的？……

那一天是在什么地方？它又是在什么时候消失的呢？

那一年的春天……他和父母在亲戚家里度过复活节后回家。他们走的就是这条路。马车在盘根错节和泥泞不堪的路上缓慢地行驶。四周是湿漉漉的森林，密不透风，烟雾笼罩。树下到处是一个个水洼，在黑暗中闪着白光。一路上，在暗蓝色的水洼中，横七竖八地倒着滑腻腻的枯树杈，上面枝条都腐烂了。山上的废墟重又出现在面前了。车夫勒住辕马，父母让孩子们登山。哥哥和妹妹们争先恐后地朝山上奔去……

从前曾有一条宽阔的车道通到山上，轿式马车、四轮马车和铁篷马车都可通行；但现在车道上长起了松树林。车辙上挺立着粗壮的云杉树，转弯处矗立着百年的冷杉树，路当中的沟沟里长起了高大的白桦树。树林堵住了通向废墟的路，扩展了自己对废墟的统治地盘，并在那里巩固下来。既未留下门户，更未开个窗口。除了枝叶茂密的高大的刺花李树丛以外，谁也不再保护这块神秘莫测的圣地了。野蔷薇顺着光秃的曲肋向下爬，像乞丐一样伸出自己带刺的枝条。在那个也许曾经设有祭坛供信徒们注目顶礼的地方，现在矗立着黑莓丛的枝干。不知疲倦的流水磨蚀着砖石，而青苔则把蚀下的细末埋在自己身下。在墙壁周围、教堂里面以及森林深处，长着多少沼泽紫罗兰啊！这些凋零的花朵，灰蒙蒙的林中的不幸儿，就像春季北方苍白的天空中的水滴，从高空滴落到地面，水滴四溅，变成了一朵朵花儿。这里的森林是多么绚丽多彩，多么神秘，又多么茂密啊！而这片被雨水淋得发黏的废墟又是多么荒凉和阴森，它对你迈出的每一步都发出恐怖的回声！是谁躲在废墟里面，是谁在坟墓里哭泣，呼唤着正在离去的孩子？你无法把视线从废墟上移开，也不能从它旁边离去。摘来的花儿从手中坠落，耳畔仿佛响起被打死在花园里的黄鹌的嘶哑的啼声……

蓦地，一声刺耳的尖叫从远处透过密林传来，接着又响起一个男高音压低的忧郁而纯正的声音。拉法尔如梦初醒，下意识地端起枪来瞄准。少顷，他清醒过来，向森林投去鹰隼般凶狠的目光。幻影消失了。太阳灼人地照耀着，暖风刮得更猛烈，大片大片黏滞的雪花不时从树上飘落到地面。

“猎犬在追逐野兽，”他自言自语地说。

真的，已经听得见两只狗的吠声了，那是涅曼和维斯拉，但它们是在很远的南山坡上迷漫着温暖气息的树林里，只有年轻人的耳朵才能捕捉到它们的声音。回声徐徐传来，仿佛很疲倦的样子，然而却越来越清楚了。当一个回声刚传到林边时，紧跟着另一个回声又追了上来，宛如一首威严的充满粗犷的魅力、磅礴的气势和力量的乐曲。年轻人仔细地检查了猎枪的火药池，关切地瞥了一眼干燥的闪闪发光的颗粒状火药。他隐蔽好身体，整个儿变成了死神的工具。等待的苦恼简直令人难以忍受，真能把人憋死，而这种苦恼凝聚在眼睛里，使他的一对眼睛也仿佛变成了两粒火药。心在胸中怦怦搏动，这种搏动仿佛也充满了警惕。

猎犬越来越近，已经能辨别出它们的声音了。

不一会儿，山顶上传来一阵阵迟缓单调但有节奏的跑步的回声：咚—咚，咚—咚……拉法尔的心一阵紧缩，仿佛停止了跳动。不远处树林咔嚓响了一下。过了片刻，又下起大雪，纷纷扬扬，越下越密……一群岩羚羊突然从幼小的云杉树后面钻出来；一头深胡桃色的头长枝杈角的头羊伸长了脖子跑在最前面。拉法尔端枪贴紧脸颊瞄准，用手指扣住扳机。就在这一刹那，头羊站住了。它抬起左前脚，转过漂亮的带角的头，紧张地谛听起来。羊群身上冒着团团的热气。

“朝心脏打！”拉法尔盘算着，把枪口指向山羊的前肩胛骨下方。

突然，一大片湿雪撒落在他手上和脸上，撒落在枪托和火药池上。他扣动扳机。打火石干巴巴地咔嚓响了一声，火星没有把浸湿的火药点着。等到年轻人清醒过来，他看见的已经只是岩羚羊拉得像钢丝弹簧一样长的脚和它们的白“旗”了。岩羚羊跳过一排最高的幼松树，不见了。只有松树柔韧的绿油油的树梢还在久久地摇晃、颤

动，还有雪花不时地从擦过的树枝上撒落下来。

拉法尔发现自己又孑然一身站在刚才出现过那种像宗教剧一样神秘情景的地方，便愤怒欲狂，把枪往灌木丛里一摔，哽咽着一头栽倒在地。

一声枪响，接着马上又是一声，使拉法尔惊醒过来。枪声雷鸣般响了一阵以后，还久久地在林中传出隆隆的回声。下面第二声枪响过后，从半山坡上传来高声呼喊：

“嗨—嗨！嗨—嗨！嗨—嗨！”

犬吠声停止了。应和着第一声呼喊，在离拉法尔近一点的地方，传来同样但短促的喊声。

年轻的猎人继续在地上躺了一会儿，心里恼怒得直喘气。但转瞬间他又跳了起来，抖掉身上的雪，在灌木丛里找到自己的单筒枪。然后，他擦了擦眼睛，像岩羚羊一样跳过幼松林，向山下奔去。

离他几百步远的地方，有一个身穿栗色粗呢短外套的身材魁梧的大汉正站在被打死的头羊旁边，仔细地检查自己的猎枪。

“打死了，卡斯毕尔？”拉法尔跑得气喘吁吁，嗫嚅着问。

“是啊，它不知怎么撞到我这儿来了……我自己也没料到会出这种事。我想，少爷您一定会把羊打死的。”

“可它们并没有跑到我这里来……”年轻人说，脸红得像煮过的虾。

“唷，真见鬼！您瞧……它们不是跑到那个地方了吗？可是，看样子，没跑出来！因为在那棵水青冈树下面已经打死过不止一头羊了。它们有时在那里久久地徘徊，寻找帚石南，因为新长出来的云杉树针叶不时地刺它们。它们就从旁边溜过去了，这些狗崽子……”老滑头两只暗淡的眼睛凝视着年轻人露出毫不掩饰的嘲弄神色说。

正在这时，下面又传来不耐烦的呼喊声：

“嗨—嗨！”

“嗯，老爷在叫我们哩，”卡斯毕尔慌慌张张地低声说。“我们走吧。”

“您打算把这头山羊怎么办？”

“只好背着这头野兽了！……”

被打中心口的羊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它周围的雪有些融化了，水从云杉树枝上滴落下来。野兽美丽的头无力地歪在一边，两只呆板的眼睛望着拉法尔。年轻人一怒之下，拔出身上的佩剑，准备对死羊再刺一剑，但管理猎犬的老头已经准备好要把野兽背在背上了。他把羊拖到附近被风暴刮倒的树旁，微微提起，每只手抓起二只脚，以惊人的敏捷把被打死的野兽背在背上。拉法尔便和管犬人一起下山。他们的脚不时被山坡上巨石的碎片卡住，陷在覆盖着青苔的岩屑里。朽烂成屑的树墩松软如泥，由于发霉而变成褐绿色，散在他们脚下。猎犬在下面的小丛林里哀嚎，拉法尔和管犬人迎着它们的吠声走去。年轻人大步走在前面，他终于看见了舅舅。身材清瘦、个子不高的小贵族正蹲在那里剥岩羚羊的皮。他那沾满鲜血的双手把正冒着热气的内脏掏出来，扔给狗吃。当拉法尔和管犬人走到他跟前时，纳尔特捷夫斯基老爷生气地看了看卡斯毕尔，又瞥了一眼羚羊，然后用嘶哑的声音说：

“你这狗杂种，把头羊留给你自己啦……”

“是这么回事……”

“你是怎么啦，难道不知道我站在这里？可不是！你哪能记得这种事儿！下流坯，倒让我在你以后开枪打羊！”

“这些羊不知怎么的正好从旁边过……”

“是从水青冈树旁边过的！……你扯谎！”

“我原来想，可别让风一吹，它们，这些鬼家伙，都改了道。可风恰恰是从克列诺瓦吹来的。我猜对了……”

“还是我给你猜吧，你在我这儿上下也不分了。快把山羊放下。你怎么啦，拉夫佳^①，从雷西采什么也没能带回来？”他亲切地转向外甥问。

“羊群没朝我这里来。我只是听见它们在树林后面乱蹦跹，震得连地都颤动了……”

① 拉法尔的爱称。